

小小说

# 茶渍

谭安宇

暮色自檐角垂落时,紫砂壶嘴逸出的白雾里,飘着去年深秋最后一批桂花香——那是我特意封存在锡罐里的。茶渍在竹编小篓盛着今晨扫拢的银杏叶,叶脉里还裹着未褪尽的暑气,仿佛时光在此处打了个结。

我将青瓷茶碗搁在石桌上,看最后一缕茶烟消散在暮色里。碗底深褐色的茶渍在釉面上蜿蜒出山脉的形状——这已经是第三道茶了。沸水冲开蜷缩的叶片时,它们总在杯底摆出不同的姿态,像在用某种古老的密码诉说轮回。

巷口的王婶又在探头探脑,自从我推掉省里“杰出企业家”的颁奖盛典,邻居们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欲言又止的困惑。他们不懂,当年在豪华老板桌前敲着秒针喝蓝山咖啡的人,如今数着银杏叶喝茶,竟觉前者才是虚度。

石缝里的蚂蚁正搬动我早晨洒落的茶渣。它们永远走直线,不知道人类发明的“捷径”会绕多少弯路。就像年轻时总以为要追着落日跑,如今才明白真正的黄昏是站在原地,看晚霞一寸寸漫过脚背。

茶凉了。西墙的爬山虎在暮色中褪成水墨画,远处传来收废品老人的吆喝声。上周我问他那把茶渍斑斑的旧紫砂壶卖不卖,我说您要是口渴随时来喝,他愣愣的样子让我想起二十年前,在拍卖行举起写有天文数字的牌子时的满场寂静。

夜色渐浓时,茶渍在碗底凝固成新的版图。王婶到底没忍住,隔着矮墙递来一包新熟的桂花糖:“总一个人喝茶多冷清。”我指指石桌上的影子:“这不是正对饮着么?”她怔住的瞬间,一片金黄的银杏叶轻轻落进了空了的茶碗。

西厢房的木格窗棂上,还留着三十年前的雨痕。那时我刚盖下市中心的写字楼,整面落地窗映着金融区的霓虹,像块被切割成几何图形的星空。我却从未有闲暇观赏窗外美景,心心念念全是那个雄心勃勃的“五年上市计划”。某个加班的雨夜,我在二十八楼看见雨滴撞击玻璃幕墙,恍惚间竟以为是老家的瓦檐下听雨。

石阶下的蚁群突然改变了行军路线。它们绕过我故意放置的茶渣,在青砖缝隙间织出新出的路径。这让我想起三年前董事会上那场沉默的对峙——十二位股东像钟表齿轮般精密咬合,用瞳孔里的计算器扫描我的改革方案。当我决定“解除所有对赌协议”时,公司CEO手中的万宝龙钢笔在实木桌面划出尖锐的叹息,墨水滴在财务报表的净利润栏,开出一朵畸形的花。

晚风捎来隔壁院落孩子的琴声,断断续续的《月光》总在第三小节卡壳。穿堂而过的风掀起我

压在砚台下的宣纸,露出半阙未写完的《鹧鸪天》:“已惯浮云望眼,茶烟起处是青山。”墨迹在潮湿的空气里微微晕开,恰似那年我在东京银座喝到的抹茶,穿着和服的日本老姬用茶筅打出细密的泡沫。

王婶早几天送来的菊花渍了三日,此刻正在青瓷小碟里泛着金光。她总说我庭院里的野草该除了,却不知我故意留着狗尾草给麻雀筑巢。上个月暴雨冲垮了东南角的篱墙,我由着忍冬藤攀过残垣,如今倒成了灰斑鸠最钟爱的瞭望台。晨起扫叶时常见它们歪着脑袋打量我,黑豆似的眼睛里映着茶釜升腾的白烟,仿佛在看某种不可思议的仪式。

茶釜发出蟹腿沸的轻吟,我舀起一勺山泉水,看水面浮动的月影被击碎成银屑。这水取自三十里外的龙潭洞,送水的少年骑电动车每周来一次,车筐里总捎带着时令山货。立秋那日他多放了包野山菌,说是抵上月多收的二十块钱。菌子熬汤时散发的土腥气,竟与童年放牛的山坡气息相通,那时我常躺在板栗树下,看云影从牛背缓缓爬到自己胸口。

子夜时分,北斗的斗柄已指向石桌上的棋盘。黑白双子保持着三年前的残局姿态,当初与我对阵的老局长年初已化作一抔骨灰。他生前最爱的蛤蟆石棋子,此刻正映着星光微微发亮。他退休那日,我们在这石桌边喝了两斤武夷岩茶,他忽然用棋子敲着棋盘唱起《空城计》:“我本是卧龙散淡的人哟——”尾音被晚风卷着掠过竹丛,惊起两只暗绿的纺织娘。

第一滴露水坠入茶船时,远处传来鹧鸪的浅吟低唱,与竹韵刮过茶筅的沙声在夜空中交织。二十年前此刻,我大概正捏着威士忌酒杯站在酒会露台,看黄浦江的游轮拖着霓虹尾迹,像一把金剪刀裁开黑绸缎般的江面。而今夜,我数着露水在蛛网上凝结的时辰,忽然听懂了蟋蟀翅羽摩擦的韵律——原来它们一直在为月亮打拍子。

晨光初现时,风突然转了方向,将茶烟吹成梵高的漩涡。老樟树上的祈愿牌相互碰撞,某块褪色的木牌上还残留着女儿五岁时稚嫩的笔迹:“希望爸爸回家时天还没黑。”三轮车在第三次经过院门时终于停下,收废品的老人接过我递去的粗陶茶碗,碗沿缺口的釉色在晨光中宛如新月。我们沉默地分食王婶送的桂花糖,糖角的风铃忽然齐声作响,惊飞了茶渣堆里觅食的麻雀。

茶釜又沸了。这次我往里撒了把盐渍菊花,粉白的花瓣在滚水中舒展的模样,像极了人生所有紧缩的岁月正在缓缓打开……

旧事



# 故友黑子

祁山

爷爷是抗美援朝老战士,老共产党员,退伍以后政府给分了房,在隔壁村的石板桥周家院子,两间原本属于周姓小地主的耳房。八六年的样子,一大家子住不下了,我们从石板桥的周家大院子,搬进了唐家院子新盖的三间单屋。新屋独自兀立在一块荒地上,前面是三口鱼塘,左右没有人家,只在入口处有一条从窑头铺街通往后面几个群居院子的主干步道,总有些人来往。

搬到新屋以后,周围一下子变得寂寥起来。昔日伙伴们呼朋引伴的喧闹声,骤然被风吹散了,只剩我一个人在新院落空荡荡中无所适从。爷爷似也察觉到这无言的寂寞,某一天下午,他神秘地跟我说了个宝贝,走进堂屋,打开盖在一个箩筐上面的旧衣服,一只憨憨的小黑狗怯生生地看着我,小狗通体黝黑,唯有两只眼睛晶亮如煤核,怯怯地打量着陌生的我和陌生的家。

小黑狗便就这样一头撞入我略显孤独的童年。爷爷按照“惯例”给它起名为“黑子”。往后的日子里,它日长夜大,渐渐褪去懵懂,显出成年犬的忠诚。爷爷每天早晨便将它拴在堂屋外面台阶的立柱上守夜,叫声不叫熟,效果很明显。整个小学期间,每日上学,它便像个欢快的伴当,一路摇着尾巴紧紧相随,大概要走到校门口才返回。放学归来,远远地望见我摇晃雀跃的身影,脚步便不由自主加快了,仿佛奔回的不仅是一方院子,而是另一个期盼的所在。

有两年的时间,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一个人跟着爷爷和奶奶生活,黑子更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小伙伴,也是我最安心的“保护伞”。爷爷脾气很大,但对我俩却很好,在那个衣食并不富足的年代,舍不得吃的西瓜,我和黑子一人一半。

伴随着黑子的长大,它的活动范围也日渐大了起来,一天中午回家以后一直呕吐,看起来像是生病了。我着急地喊爷爷来看,爷爷说它大概误食了被药死的耗子,怕是不行了。一整个下午,它痛苦地蜷伏在墙角,腹部剧烈起伏,口中不断滴淌黏稠的涎液。我一时吓得手足无措,只见眼前唯一的伙伴似乎就要被死亡攫走。黄昏时分,它摇摇晃晃往外走,我慢慢跟在后面,到了屋后小坡上,它伏在草丛里,竟费力地啃嚼起几株草来(后来我大概知道那是车前草之类的),回家以后过了一晚,它竟然挣扎着从死神的唇边挣脱了出来,很是神奇。

九二年,我上初中了,因为寄宿不常回家,那年寒假回家看见黑子,猛然发觉它如经了风霜的老人,步态渐显踉跄迟缓,时常两眼无神地盘踞在大门柱子旁,也不再能奔随于我左右了。一个寒凉清晨,我推门而出,发现它侧卧在冰冷的石阶上,身躯已经僵硬。爷爷默默地蹲在一旁,轻抚着它冰冷僵直的躯体,良久才低语:“狗比人省心啊。”我心头一酸,如同被什么重物猝然击中。按爷爷吩咐,我将它葬在屋后竹林深处,拂晓狗碗碗扣在坟头。爷爷说,这样它下辈子还能循着旧路,找着吃饭的地方。

次年,一向身体硬朗的爷爷在他七十岁生日后第三天因为突发脑溢血离开了我们,生活再次把我往前推了一大步,有些趑趄。好在爸爸妈妈也因此返回了家乡,接过了爷爷挑起的大梁。不知道,爷爷和黑子后来遇到过没有?

黑子走后,我们家再也没有养过狗。早几年回去修缮老屋,那门柱依然在,上面留着深深浅浅的绳痕,在岁月里斑驳得如同记忆的烙印。那拴住黑子,也拴住我童年一段时光的柱子,此刻空空荡荡,在风里默立,绳痕深处却仿佛还盘踞着某种牵系,每每看向它时,仍会悄然悸动我的心。也不知道黑子后来转世去了哪户好人家?

黑子的呼吸曾温热过门柱下那一小方土地,它的眼睛曾亮过我窄窄的院子。我后来才懂得,它不仅是爷爷牵来填补院落空隙的活物,更是那段孤寂时光里,命运以另一种毛茸茸的温暖形式馈赠给我的小伙伴。它驮着我无处安放的寂寞奔跑,在童年空荡的院落里投下活泼泼的影,最后它驮走了童年,徒然剩下空门柱与绳痕,在风里如碑,记着生命曾如何奋力活过,又怎样无声地融入泥土。

这些年,每逢清明和七月半,总是想着回老家看看。老家变化很大,已经人烟稀少,最早的石板桥周家大院子早已基本坍塌,断垣残壁。我们后来新建的单层院子,除了新添了两间房并加盖成两层,周遭再也没有其他人进来,门前还是那三口鱼塘,只是常年少水。邻近的唐家院子还稀稀拉拉住着几户人家,偶尔遇上几个小孩,互不认识,互相打量,如了贺知章的那句: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故人已散,故乡依稀,回忆却愈发清晰。

记事本

# 先吃不管 后吃洗碗

吴会兰

近日,刷到一则“许昊和奶奶”的家庭搞笑视频。

视频中,许昊、妻子和奶奶一起用餐。吃饭之前,他们先规定了一个规则:谁吃的最慢谁就洗碗。许昊的妻子大概是不想洗碗。因此,吃饭时就舀了点米饭,然后泡着汤“咕噜咕噜”,急急忙忙往嘴里扒,三五下除,瞬间就吃完了。许昊和奶奶都惊讶地看了看吃完饭,放下空碗扬长而去。紧接着许昊也赶紧将嘴凑近碗,大口大口地扒饭。奶奶看孙子快要吃完饭,着急了,下一秒大脑指令反应,她迅速地把碗中剩下的极少米饭倒扣在手掌心,空碗放在餐桌上,颤巍巍起身离开座位,慢悠悠地边吃边走。一副我赢了的样子。奶奶“耍赖”的模样如此可爱。一旁的许昊看得目瞪口呆。

这个视频看得我捧腹大笑,也让我的思绪瞬间飞回到我们家那几年“先吃不管、后吃洗碗”的岁月来。

我有兄弟姊妹六人,大的有三人,稍小的也是三人。我是家中的老大,常常为做家务事和大弟弟拌嘴。家务活,常常是由母亲安排。我也常常埋怨母亲偏心大弟弟。大弟弟小我两岁,二弟弟小我四岁。我读初中一、二年级以前,洗碗的事是我负责,两个弟弟基本上就是玩。

我读初中三年级那年,为了多出点时间学习备考,便和母亲商量,让大弟弟洗碗。可大弟弟说,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洗碗。后来,我建议母亲让我们仨姐弟抓阄来决定谁洗碗。平

时光

# 一袋碎米

杨泽南

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天空。在这静谧的夜晚,我又想起父亲、母亲,以及那一小袋碎米……

五十多年前,父亲、母亲双双被下放。父亲是县里唯一的畜牧兽医,母亲是县农林水局的资深老会计,却因父亲曾在旧军队当过兽医而双双被下放到沅阳农场。农场又将他们下放到养猪场。好在父母都是苦出身,这等艰苦他们还是承受得起的。儿女则各奔东西,我和姐姐下乡当了知青,两个弟弟还在读书。只是父母的工资比以前少了许多,一家人的日子也比过去清贫了许多。整日为一家人生计而操心的母亲,两鬓亦斑白了许多……

一天深夜,我被一阵窸窣窸窣的声响惊醒。睁眼一看,只见父亲打开一袋猪饲料,在里面挑出一粒粒碎米,集中放在一个小布袋里……

母亲大声呵斥道:“老杨!你这是干什么?”

父亲怯怯地回答:“我想挑点碎米,给惠安、泽南,他们在乡

下老吃不饱……”

“这怎么行?碎米是公家的。”

“这可是猪饲料啦!”

“猪饲料怎么啦?可这都是公家的呀!”

父亲说不过母亲,便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就这一回吧!不过才六七两。”

我连忙从床上冲过去:爸爸!你怎么能跪下呢?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把将父亲扶起来。母亲这回没有责怪我,反而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我。

父亲把那一小袋碎米倒进公家的猪饲料袋中。那倒进袋子里的声音很小很小,我却觉得如闷雷。

后来,父母恢复了工作,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都有了新的前程。我当上了国企的宣传科长,大弟当上了县里的卫生局长,我们都厌恶腐败行为,一直以母亲为榜样,秉持善良与清廉,秉承一切以公家为主的一代家风。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zzrbsg@163.com

## 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渌口区国土公告[2025]036号

经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政府批准,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出让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宗地编号:	T2025-12	交易编号:	
宗地总面积:	7397平方米	宗地坐落:	渌口区南洲镇
主要用途年限:	50年	容积率:	容积率≤0.5
绿地率(%):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米):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30%
主要用途:			
环卫用地			
土地用途明细	用途名称	面积(平方米)	土地级别
	环卫用地	7397	二级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保证金:	463万元
估价报告备案号:		估价报告备案号:	4315025BA0013
起始价:	463万元	加价幅度:	20万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但住宅用地(包括兼容住宅用地的其他地块)不接受个人参与竞买,也不得以竞买后成立公司进行开发建设为由接受个人参与竞买。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T2025-12:(一)须按照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2025年9月10日出具的《株洲市渌口区规划条件通知书》及蓝图实施。(二)地上建筑物175万元,竞买人自确认最高报价人身份日起5个工作日内,须将该地面建筑物价款175万元全额缴入指定财政账户(全称: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5031756900015)方可签订《成交确认书》,否则竞买无效,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由此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由最高报价人自行承担。(三)竞得人在成交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签订之日现状交地。(四)前期用地成本经财政、审计等部门审定后予以列支,相关用地矛盾由竞得人及南洲镇人民政府共同协商解决。(五)已用地单位妥善处理与周边用地单位及

个人关系,避免涉信涉访事件发生。

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5年9月28日08时00分至2025年10月19日17时30分到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资源交易平台(https://szjy.zzzjy.cn:29091/portal/index)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5年10月20日08时00分至2025年10月27日17时00分到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资源交易平台(https://szjy.zzzjy.cn:29091/portal/index)提交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0月27日17时00分。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系统将在2025年10月27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参与竞买。

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湖南省(株洲市)国有资产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

T2025-12:2025年10月20日08时00分至2025年10月29日0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无

八、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请及时联系,联系电话如下:

(一)省自然资源厅举报电话:0731-89991216

(二)网上挂牌出让业务咨询电话:0731-28681395(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资源交易科)

(三)系统使用服务咨询电话:400777016

(四)株洲市渌口区自然资源局咨询电话:0731-27697663(规划用地股)

(五)CA线下现场办理地址和线上办理网址:

1.线下现场办理地址: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株洲市天元区牛家牌路)一楼大厅。

2.线上办理网址:  
https://casign.hnsgzgy.com:7080/ca-hunanplatform/operation/assistant?CAtype=2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9月28日